

AI译本几乎做到100%忠于原文

AI智能会代替人工翻译？

近日，村上春树新书《夏帆》刚摆上日本书店的货架。几个小时后，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中文译本。没有译者署名，只有一行小字标注着来源——DeepSeek。

这在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。一本外文新书进入中国，从签约、翻译、审校到出版上市，读者早已习惯了等待。如今，AI将这个时间压缩到了“零时差”。

AI浪潮席卷而来，带来了一场关于创作、版权与人类价值的重估。这算不算侵权？是否符合出版规定？倘若机器翻译足以“乱真”，那些靠翻译吃饭的人，怎么办？



破局：

重新寻找人的疆域

当技术浪潮拍岸而来，无人可以置身事外。

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何文忠提出，未来普通初、中级译者生存空间将被挤压，仅头部约两成译者能够立足。低价值翻译任务或将交由AI独立处理，关键项目则离不开资深译者审核修正。

他认为，未来善用技术的译者会更具优势。但需要提醒的是，译者若长期依靠AI初译，容易滋生惰性、弱化翻译思辨能力，脱离工具后独立翻译能力或将退化。

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·环里海研究中心副教授齐赵园同样认为，“AI翻译”的普及将倒逼译者重塑能力边界。“依托机器翻译不难，难的是译者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、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跨学科视野，才能守住文本质量底线。”

他认为人机分工的边界是：AI擅长处理标准化、应用型、低风险的基础文本，但凡涉及机密内容、重大利益关联的特殊文本，依旧只能依靠人工完成，机器无法替代。

当AI与译员的分工悄然重塑，人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？

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姚斌认为：“人类的核心优势，在于跨文化理解、共情感知与沟通协调能力，这是当前AI翻译难以逾越的边界。”

口译员王怡宁对此深有体会。2023年，在北京一场农业机械化博览会上，一位埃塞俄比亚专家突然带着浓重口音说了一个词，听起来像中文的“糖”。

王怡宁脑子里飞速检索各类农机专业词汇，直到对方情急之下抬手比划，模拟列车飞驰的轨迹，她才猛然醒悟，对方说的是“train”，是在询问从北京前往贵阳是否需要乘火车。

“当时所有人都处在农机设备的语境中，谁也没料到她问的竟是交通工具。”王怡宁说，AI可以精准识别语音，却很难跳出固有语境，更无法从一个焦急的手势里，读懂对方的意思。

AI的盲区，恰恰划出了人的疆域。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与翻译系副主任卢巧丹认为，人机协同共生，将是未来翻译行业的常态。AI负责提效减负，提供海量参考译文；人类则判断质量、校准细节、把关风格，守住专业与伦理底线。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的辩证统一，让翻译成为兼具创造性与人文温度的精神劳动。

AI能替代重复的劳动，却替代不了人的思考、审美与共情。唯有人的温度，能让语言真正抵达彼此。

据《钱江晚报》



重构：当AI成为“第一位译者”

网友“平明”收到程序提示：《夏帆》翻译完成。随后，《夏帆》的AI中文译本进入互联网，迅速荡开涟漪。

豆瓣上，《夏帆》的页面长短评论超过200条。不少读者感慨AI翻译的强大，甚至有人说“比人翻得都好”。

“初衷很简单，我只是想第一时间看到它。”平明说，自己是村上春树的“老粉”，每一本都看过多遍。但他不是专业译者，甚至不懂日语，只是普通的大学生。

新书发布半个月前，他就着手开发开源AI翻译工具，根据人类译者习惯搭建AI翻译工作流程。

先让AI通读全书，梳理目录脉络、熟记人物设定，精准捕捉全书文风与情感基调，生成一份专属“翻译指南”。随后，系统搭建起专属语料库，将整本书分段推进翻译。每完成一段译文，AI会自动抓取文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专属称谓，同步录入语料库。开启下一段翻译前，模型会先调取库存信息、核对人物设定，再启动翻译。

“比如书中的‘夏帆小姐’和‘小夏帆’，”平明举例，若无这套流程，AI会笼统译作“夏帆”。在他看来，文学翻译的精妙藏在细节里，相同人物在不同场景下的称谓变化，暗藏着关系、态度的微妙转变，而AI很难译出这种亲疏冷暖。

完成初译后，让AI自己“审”自己。将完整译文回传模型，由其自主排查，再借助其他翻译引擎交叉验证，完成修正。

花费13元成本，机器只“跑”了3个小时。新书发售当日下午，AI打磨出的首个译本正式出炉。几天后，第二版迭代更新，着重优化了日语敬称、人物昵称等。

“非常惊艳。”深耕日本文学翻译的陆南山，也在社交平台放出自己和团队耗时近20天完工的《夏帆》译本。他对AI译本评价道：“几乎做到100%忠于原文，只是在语境和文学性上仍有欠缺。”亲眼见证AI的潜力后，他不禁思索：今后大部分文学翻译，会不会终究由人工智能接手？

“非常惊艳。”深耕日本文学翻译的陆南山，也在社交平台放出自己和团队耗时近20天完工的《夏帆》译本。他对AI译本评价道：“几乎做到100%忠于原文，只是在语境和文学性上仍有欠缺。”亲眼见证AI的潜力后，他不禁思索：今后大部分文学翻译，会不会终究由人工智能接手？

“非常惊艳。”深耕日本文学翻译的陆南山，也在社交平台放出自己和团队耗时近20天完工的《夏帆》译本。他对AI译本评价道：“几乎做到100%忠于原文，只是在语境和文学性上仍有欠缺。”亲眼见证AI的潜力后，他不禁思索：今后大部分文学翻译，会不会终究由人工智能接手？



冲击：译员的劳动“不值钱”了？

和很多行业一样，AI时代，翻译业也正迎来一场深刻变革。

《人工智能与翻译报告2025》显示，目前中国97.1%的翻译企业已采用翻译技术，其中26.0%的项目“全机器翻译交付”，另有33.2%采用“机器翻译+译后编辑”模式。

这样的更迭，一线译者感受最深。

2021年，是小徐职业生涯的巅峰期。这位新能源、机器人领域的专业笔译员，每月接单五六十单，月收入可达三四万元。如今，客户大多自带AI初译稿件，他的主要工作也从全职翻译变成了事后审校。千字酬劳从原先400元跌至100元，收入相比巅峰时期缩水三成。

口译赛道同样迎来冲击。拥有5年英语口语经验的吴琦，一场国际展会让她深感寒意：现场的AI同传软件，数秒就能播报出标准中文译文，并同步生成字幕，全程高效流畅。

字幕，全程高效流畅。

“传统的人工翻译岗位急剧减少，人工译者更多地扮演着AI翻译的校对。”有业内人士透露，曾经的译者群里，10个人如今只剩2人还在做翻译。

即便难以标准化、极为考验译者功底的文学翻译，也难逃AI的冲击。在搜索引擎中输入“AI翻译图书”，就能找到不少网站，只要上传文本，译文就能快速生成。

正规出版社引进海外书籍，需先和外国著作权人签署版权引进合同，再去省级版权主管部门办理涉外版权合同登记，再对接译者并委托翻译，再经多层审校之后才可面世。整套流程下来，投入的人力、时间与资金，不是小数。而AI译本的成本近乎为零。

上海译国译民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，他认为，大范

围流传的“AI速成”译本，正在催生一种“翻译就该免费”的错误认知，消解着市场对译者、编辑劳动价值的认可。

但获取便利不等于合法。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锦扬表示，出于个人学习赏析的目的用AI翻译书籍供自己阅读，一般不认定为侵权。一旦将AI译本发布至网络，不特定公众都能浏览和传播，则超出了个人合理使用限度。

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松涛同样认为，依据《著作权法》第十条，未经权利人许可，利用AI翻译海外读物并在网上传播，同时侵犯两项专属权利：一是翻译权，未经准许的翻译行为本身即构成侵权；另一项是信息网络传播权，将AI生成的译本上传网络，使公众可轻易获取，也构成侵权。除非原版图书版权保护期届满已进入公有领域，或是事前取得原版权持有人的翻译授权。